

新輯查慎行文集

范道濟輯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新輯查慎行文集

〔清〕查慎行 著
范道濟 輯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新輯查慎行文集/（清）查慎行著；范道濟輯校。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348-3817-0

I. ①新… II. ①查… ②范…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64. 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2012）第069946號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66號 郵政編碼：450002）

發行單位：新華書店

承印單位：浙江正方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880mm×1230mm 1/32 印張：9.875

字數：230千字 印數：3000冊

版次：2012年4月第一版 印次：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價：32.00元

本書如有印裝品質問題，由承印廠負責調換

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

本書出版受 嘉 興 市 社 科 聯 資 助

嘉興學院古代文學重點學科

前言

查慎行（一六五〇—一七二七），原名嗣璉，字夏重，浙江海寧人。改今名後改字悔餘，號他山，又號橘洲、查田、石棱居士。晚年於家鄉袁花里龍尾山查家橋築初白庵以居，取蘇軾「僧臥一庵初白頭」詩意，自號初白老人。

查慎行生於清開國以後，激烈的民族衝突，隨着時間的推移漸趨緩和。查慎行不可能像陳子龍等人那樣廁身於抗清地下抵抗活動，也不曾有前輩詩人如吳梅村等人那種苦澀的遺民心態，出仕新朝不會有心理障礙，但查慎行的仕途卻頗爲坎坷。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四十四歲才舉順天鄉試，會試又屢次受挫，遲至其長子克建中進士六年後的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五十四歲才以二甲第二名成進士。雖然高舉巍科，卻不曾因此居高位，在做了十年窮翰林後，於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六十四歲乞休歸里，鄉居十五載，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八月的最後一天，以七十八歲高齡辭世。

查慎行一生坎坷，屢經蹉跎。始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終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的南海莊氏『《明史》案』，對年幼的慎行而言，應該留下險惡人世的第一印記。此案先後牽連千餘人，七十餘人被處極刑。莊廷鑑《明史輯略》以明故相朱國禎《明史》遺稿爲基礎，端首列查繼佐等諸名流參閱，藉以自重，實際上大多爲不知情者。書成，查繼佐等三人以不相聞，具呈學道胡尚衡，辨明其誣，始得其免。據王士禎《香祖筆記》，莊氏案發，吳六奇「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查繼佐乃查慎行族伯，慎行幼時曾受其器重，在文集中不止一次提到這位伊璜伯父。這樁驚天大案，雖然沒有在慎行的詩文中留下任何記

載，想必給他留下極為恐怖的印象。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同邑楊庸建以副憲出撫貴州，招查慎行入幕。其時，「三藩之亂」未靖，吳三桂餘孽未殄，慎行一介文弱書生，居然匹馬戎裝，含辛茹苦，慨然從軍，轉戰千里。楊雍建曾曰：「孤軍轉戰，一旅深入，帳下健兒能從者，不過數十人。而夏重獨忼慨與俱，經年而後抵貴治。相與仰視飛鳶，俛蹈荆棘，烽火晝紅，簫笳夜咽，未嘗一日不同之也。」稱讚慎行「夫以白面書生，年未及壯，弱不勝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骯髒自喜如此，則已齷齪堅儒異矣」（《敬業堂詩集序》）。雖然其《長假後告墓文》稱從軍出於萬不得已：「男不幸早失怙恃，年二十三，吾母見背。又六年，吾父下世。家徒壁立，無以自存，不得已依人遠幕。時吾父之喪服方小祥，含悽覷面，幾不齒於人數。」但這是三十多年後的追記，與「麻鞋走從軍」時欲建功立業、博取功名的心態有別。其《游燕不果乃作楚行》云：「不是彈箏客，誰爲擊楫歌。也知田舍好，壯志恐蹉跎。」又云：「虎頭分少封侯骨，投筆聊從萬里軍。」（《留別仲弟德尹二首》）「恐喪丈夫勇，一笑起跨驢。……雖無司馬才，肯戀終軍繡。」（《將有南昌之行示兒建》）三年戎馬生涯，「雨腥雙袖弓刀血，風靜諸山草木兵」（《送秦望兄東歸》），查慎行經受了血與火的嚴峻考驗，開闊了生活視野，「瘴鄉弓力秋來健，沙磧笳音嶺外聽。若向此遊論客況，兵荒一一眼曾經」（《得家荆州兄都下書久而未答夜窗檢笥中舊札因續報章并作二詩奉寄》），使他對時艱民痛有了切身體驗，「兵戈殺戮之慘，民苗流離之狀，皆所目擊」（趙翼《甌北詩話》）。三年後，「三藩之亂」平，查慎行卻並沒有因此而實現其建功立業的夙願，「羞言處士河陽幕，豈有書生絕域功」（《秋懷詩》之十四），據沈廷芳《翰林編修查先生行狀》稱：「貴州平，欲論功以聞於朝，固辭。」查慎行爲何辭功呢？文獻無徵，現已不得其詳。

只能從慎行的詩句中，一探端倪：「飛書草檄非吾事，悔著征人短後衣」（《銅仁書懷寄德尹潤木兩弟四首》），「捉刀未了生涯事，只是羞乘下澤車」（《秋懷詩》之十六），「萬里烽烟遊已倦，三年光景向誰論」（《三月十五夜夢遊南湖追憶舊好》），「參軍誇謀士誇勇，逢時多少稱英雄。綠旗只合就裁汰，那許尺寸貪天功」（《班師行》），細味上述詩意，其「固辭論功」，殆非得志之表現歟！

十年後的康熙二十八年（二六八九），查慎行無端受《長生殿》一案牽連。其時，他因詩名，被薦到納蘭明珠家為西席，為明珠的次子揆敘的塾師。明珠此時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師，乃康熙朝前期炙手可熱的樞臣，這本不失為平步青雲的「終南捷徑」，而且查慎行還在國子監納了監，以便就近在順天府應鄉試。但不幸偶然參與一次於國喪期間搬演《長生殿》的宴集，被言官參劾，慎行受到革斥監生學籍、驅逐回籍的處分，捷徑路斷，打擊之大，可以想見，他從此改名為「慎行」。但這件影響深遠的經歷，在慎行的詩文集中幾乎沒留下直接記錄，僅在《送趙秋谷宮坊罷官歸益都四首》之一中對自己的舊名諱莫如深：「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驚弓之鳥，惶恐異常。其詩集卷十一《竿木集》集首有短序，亦語意含糊，欲言又止：「飲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風，旁加指斥，其擊而去之者，意雖不在蘇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禪家有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聊用自解云爾，非以解客嘲也。」《竿木》一語，出自釋道原之《景德傳燈錄》，乃居士鄧隱峯答道一禪師之語，慎行引此語，重在「逢場作戲」。除了難言之隱痛外，《長生殿》事件被他深深埋於心底，不見任何文字印記，可見其「慎言慎行」之效。據說最初參劾的名單中並未列慎行的名字，而是洪昇因同舍生的關係口供扳及，因此同遭革斥，故在查慎行的詩文集子里找不到與洪昇唱和往來的任何痕跡。實際

上《長生殿》一案是黨爭傾軋的結果，時有所謂北黨、南黨之分，北黨的領袖爲明珠、余國柱，而南黨領袖則是徐乾學、高士奇。雖說慎行爲明珠家西席，但卻又與徐乾學、高士奇關係密切。在兩黨之間很難做到左右逢源，雙方不得罪。對此，查慎行是應該有所感悟的，後來他在《自題癸未以後詩藁四首》之三中說：『橐筆曾經侍兩宮，可憐無過亦無功。未應奢望《儒林傳》，或脫名於黨部中。』但做到又何其難也。

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慎行終於時來運轉。在此之前，慎行五度往返京師，奔走衣食，雖於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四十四歲舉順天鄉試，但三上春闈，均頽然落第，『余生久落魄，場屋困別趾』（《酬同年張聲百秦中見懷之作》）。在貧病交加的困苦之中，妻子陸氏於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四十九歲便早早離世，給慎行留下終身遺憾。三年後，長子克建以進士謁選，得直隸束鹿令，慎行就養署中。因大學士張玉書、直隸總督李光地的推薦，被詔赴德州行在，詔試南書房，賦制藝、策論各一篇，中式，奉旨入南書房辦事。次年春闈高中，殿試以二甲第二名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入值內廷，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翰林生涯。其間，且頗受康熙寵信，慎行侍直暢春園時，偶因腹疾，暫假兩日，康熙遣內侍賚賜西洋上藥，且御書親筆素牋一幅：『調飲食最爲緊要，醫書有云：非濕熱不作瀉，非停食不作痛。又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人皆知其調理，至飲食之時卽不能矣。』慎行將此御筆模寫裝裱，題跋誌之，深藏於家。接連三年，扈駕出古北口。這當是慎行一生中最高興的歲月，這期間還有一樁被人譏羨不已的千古文人際遇：

時慎行族子昇，以諭德侍直內廷且久，宮監輒呼慎行為老查以別之。上幸海子，捕魚賜群臣，命賦詩。慎行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俄宮監傳『煙波釣徒查翰林』，時以比『春城寒食』之韓翃，傳為佳話，會比歲西巡，凡幽阻之區，甌脫之境，為從古詩人所未歷，慎行悉以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上未嘗不動色稱善。又常隨駕木蘭，褒衣襜服行山谷間，上望而笑曰：『行者必慎行也。』其風度如此。（《清史列傳·文苑傳》）

一時傳為康熙盛世的玉堂佳話。關於這樁佳話，《清史稿》與清人筆記多有記載。但實際並非如此，賞識他這首詩的並不是康熙本人，而是皇太子胤初。此詩見於《敬業堂詩集》第三十卷《隨輦集》，題為《連日恩賜鮮魚恭紀》，云：『銀鬣金鱗照坐隅，烹鮮連日賜行廚。感踰學士蓬池鱸，味壓詩人丙穴腴。素食餘慚留七箸，加餐遂信慰江湖。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集中又有《十八日駕幸釣臺召臣等隨行賜膳釣魚恭紀七言絕句八首》，其第四首後有注，云：『午後奉旨：翰林諸臣赴皇太子行幄釣魚。臣前《謝賜魚》詩有「臣本煙波一釣徒」之句，東宮舉以示近侍，并記以志愧。』這是比《清史稿》與《清史列傳》更為可靠的記載。

南書房畢竟不是平靜之地，慎行無論如何慎言慎行，其『久抱違時性，兼無媚俗姿』（《將出都門感懷述事上澤州冢宰陳公二百韻》）的秉性是無法改變的。目睹險惡政壇的種種傾軋，慎行的不適大約與日俱增。沈廷芳的《翰林院編修先生查行狀》稱：

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搆釁焉，遂告歸。

全祖望《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則曰：

南書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戟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忤忌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疎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稟。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屈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

『七年供奉入乾清，三載編摩在武英。兩臂病風雙眼暗，枉將實事換虛名。』（《自題癸未以後詩藁四首》之一）慎行倦怠了，身心疲憊，京城已無可留戀，回家吧，家鄉的山水田園或許可以一洗官場的污濁。『憑誰留玉帶，幸自脫朝衣。爲報江神道，無田我亦歸。』（《丁亥春隨駕遊金山寺爾時便作休官之想初心幸遂重經山下風便不及泊作詩以結後緣》）一種掙脫羅網桎梏後的解脫感、輕快感溢於言表。

在家鄉山川風物的陶醉中，慎行度過了還算是愜意的十五年。但誰也不曾料到，慎行晚年又慘遭橫禍，以風燭殘年、老病之身而鋃鐺入獄。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十一月，三弟禮部左侍郎查嗣庭主試江西，試題據說爲『維民所止』，此語出自《大學》，被言路參劾爲『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因而獲罪。另一說則謂查嗣庭的鄉試命題是『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及『山徑之蹊間』一節。是時朝廷方實行保舉，彈劾者認爲查嗣庭是有意譏刺朝廷。抄家時，據說抄得日記二本，充滿『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

被雍正認為是「共工驩兜之流也」。查氏一門闔族遭逮，被緹解入都詣刑部獄，慎行則「以家長失教，牽連入獄」。在「甕天三尺」的刑部大牢關了足足四個月。三弟嗣庭父子瘐歿獄中，嗣庭被「戮尸梟首」，二弟嗣琛則被流放三千里。平生慎言慎行、「每飯不忘君」的慎行居然獲得雍正的寬恕，被放歸田里。一弟慘死，一弟流放，慎行雖心泣血，悲痛萬分。「雷霆雨露皆天澤，感到難言淚暗揮」（《五月初十日出獄後感恩恭紀》），這種隱痛是難以言說的，而當今聖上，無論是「雷霆」之怒，還是「雨露」之恩，那都是「天澤」呀！除了感恩，只能「淚暗流」了。

「平生內省能無疚，此禍相連亦有因」（《丁未立春》），的確如慎行所言，此禍有「因」，而致禍之因，各家說法不一。一說是查嗣庭曾著《維止錄》一書，書中多記康熙諸皇子情事，據《清稗類鈔·獄訟類》，「有曾錄其副秘藏於家者，見其首頁云：『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云云。」另外，查嗣庭又「向來趨附隆科多」，成為雍正政治上的隱患。隆科多是康熙大行時唯一在場的顧命大臣，是對諸皇子爭奪皇位繼承權而大位最終落入胤禛之手這一撲朔迷離過程的最為知情者。雍正即位后，八阿哥等諸皇子被一一剪除，隆科多亦很快由權傾一時而至殺身之禍。查嗣庭不諳內情，攀龍引鳳，自然難脫干係。而查慎行的「家長失教」的罪名當然是藉口，雍正不會忘了慎行是揆敘的恩師，而揆敘則是八阿哥胤禩的主要助手，儘管揆敘早於康熙五十六年就辭世，但雍正仍奪官削諡，並在其墓碑上鐫上「不忠不孝陰險柔佞揆敘之墓」十二個大字，可謂睚眦必報。所以，慎行晚年的禍事，實乃康熙諸皇子皇位繼承權之爭餘波的反映。可憐八旬老翁，遭此慘禍！七月抵家即病，逾月病漸劇，「卒之日，槨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沈廷芳《行狀》）。

查慎行生來羸弱，若不勝衣，屢經坎坷，卻難得年登耆壽。其遊踪之廣，爲歷代詩人所罕有。早年策馬從軍，歷經皖、贛、湘、鄂，達荒僻之黔、滇，出入牂牁、夜郎之境；中年往返京師，遍遊齊、魯、燕、趙、梁、宋之區，又隨康熙出狩古北；晚年有遠走閩、粵。查慎行曾自云：『余生三十，足不越鄉里。己未夏，始出而索遊。由漢、沔南浮洞庭，凡五溪、三湘、七澤之勝，靡不到。壬戌秋，溯江東下，已而復從錢唐汎婺、歙諸溪，而上過彭蠡，弭楫乎章江。其冬，欲入廬山度歲，不果。明年，涉江淮，渡水而北。水浮陸走，其往返者，又數四。通計十餘年來，行蹤所歷，不下三萬里。』（《橋社倡和集序》）這僅僅是壯年之遊踪。誠如其摯友唐孫華所言：『涉大都之河，窮甌脫之境，荒遐幽阻，從來詩人之未到，題詠之所不及。』（《敬業堂詩集序》）

查慎行秉性和澹，傾畢生精力於著述，除主持或參與編纂《佩文韻府》、《韻物詩選》、《類函》、《賦類》、《江西通志》等大型官書外，還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得樹樓雜鈔》十五卷、《人海記》二卷、《陰陽判傳奇》二卷、《蘇詩補注》五十卷、《初白庵詩評十二種》三卷、《敬業堂文集》三卷、《敬業堂詩集》五十四卷、《餘波詞》二卷、《廬山記游》、《陪獵筆記》、《聊以備忘》等傳世，可謂著作等身。

查慎行向以詩名世，『平生作詩不下萬首』（許汝霖《敬業堂詩集序》），親手刪定，存詩六千。許汝霖稱其詩『恢之以學問，深之以涵養，且歷覽宇內之名山巨川，以達其氣，裕其神而擴其耳目之聞見，即物寫懷，皆其忠孝友愛至性至情之所蘊蓄而流露，初非規規焉爭能于聲律字句間也』（同上）。趙翼更是將查慎行與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遊、元好問、高啓、吳偉業一起，入爲古代十大詩人之列。其《甌北詩話》稱他『才氣開展，功力純熟……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

無一字不穩愜。……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給與極高評價。

查慎行的文流傳下來的不多，「先生一生精力，注意於詩，而文不多作。大半出自應酬，復不自收拾，所存絕少」（陳敬璋《敬業堂文集跋》），這與他親手刪訂詩集的鄭重其事完全不同，因此散佚不少。從四部備要本《敬業堂文集》序跋看，現存《文集》非初白翁手定，亦非原稿，乃初白翁家孫查岐昌搜訪彙錄而成，嘉慶初吳兔床騫抄自涉園張氏時，吳氏已發現「遺文之放失者多矣」（吳騫《敬業堂文集跋》），還從《王勇濤懷古吟》中輯得初白翁序文一篇，後吳本復燬。到初白翁外曾孫陳敬璋鈔校時，已幾經傳寫，「不類不次……訛謬實多」，故陳敬璋極爲感歎：「所著半皆散佚，而造物者又若妬之，再亡於火，幸而有存。則是篇也，特全豹之一斑，可不爲之珍惜而善藏之乎？」陳氏校訂時將其釐爲四卷，四部備要本刊印古杭姚氏景瀛鈔本《敬業堂文集》，凡三卷，殆非陳氏校訂本歟？

雖說慎行之文「大半出自應酬」，但絕非虛與委蛇的敷衍之作。這些殘存的百餘篇文章，其內容大致可分爲如下幾類：一是應制之作，二是序跋，三是雜記，四是墓誌祭贊，五是尺牘書啓。另有一組《易》學專論，十一篇。

序跋與墓誌兩類占了《文集》半數以上篇幅。其序跋多爲晚年所作，其《卓蔗村詩序》稱：「余衰病杜門，學殖荒落，特未廢詩。姻親朋好，有不鄙而枉教者，往往飫予之欲，摩挲老眼，必終卷而後已。」《沈房仲詩序》亦曰：「我自歸田後，里中有學爲詩者，謬推爲識途老馬，往往以所作過問。」這些序跋，或委婉敘述其與作者之經歷交誼，或真切評騭其所作之得失優劣，或發表詩學理論見解和詩歌創作主張，均平實溫雅，理徹辭賅，是了解與研究初白翁生平經歷與詩學思想的重要資料。如《王方若詩集序》評

析姜宸英與王式丹詩風之別，從姜王二人「唱子和汝，胥引余爲同調」看，晚年的初白翁論詩並不軒唐輕宋。《仲弟德尹詩序》委婉記敘自己與仲弟嗣礪自幼學時，壯年後「聚散靡常」，至老仍「唱子和汝，不減兒時」。回首人生悲歡、一世風雨，散逸在簡約平易的敘述之中，儼然一篇自序自傳。《曝書亭集序》全面評價了中表朱彝尊的才情學識及其在詩歌創作、學術研究和收藏考古等方面的成就，是研究二人關係的重要史料。該文縱論古今，鞭辟入裏，其「余獨謂立言垂世，先生自有其不朽者在，史局不與焉」，可謂千古不刊之論。《沈房仲詩序》論詩強調氣、韻、才、學兼具：「雄厚者其氣，雋永者其韻，超邁者其才，沉摯者其學。」《沈礪房詩集序》則認爲「才足以導其情，學足以昌其氣，夫豈拘拘焉摩揣一家而爲之者」。《趙功千澹舫小稟序》談學貴有本，「才繇乎天，學繇乎人。人者，日進日榮，則天者，與之俱。……抱才而續學，益培其根，益浚其源，所詣殆未易限斷，他日業成名立」。《鳳宸堂詩集序》則論詩與品的關係：「詩以品重，顧品必自重，然後人重之。」《紫幢詩鈔序》從人品談詩格：「顧格以詩言，而品則當以人言。世固有能詩，而品未必高者矣。亦有品高，而未必能詩者矣。要未有高品之詩，而格不與俱高者也。」《王勇濤懷古吟序》談詩非格律音韻，而是得於天成，學藏於胸，最終才「觸事成詩」，并感歎「作者難，讀者豈易哉？」

最爲奇巧的是《自吟亭詩藁序》，本是爲同僚父親的遺稿作序，這當然是無法推辭的應酬，但初白翁卻借題發揮，上攀唐詩諸公，大談詩集流傳的「難」與「易」：

傳家易，而問世難；問世易，而傳世難也。夫子孫之於父祖，苟無墜其業，則必思永

其傳，以爲吾先人手澤存焉耳。乃其足不踰戶庭，名不出鄉曲，雖窮年矻矻，著書滿家，而世不及知。且世又多貴遠而忽近者，自王、楊、盧、駱、李、杜、韓、孟諸公，輕薄謗傷，同時且不免，故曰『問世難』。其或喜交游，驚聲譽，上之官資、氣力，足以奔走一世，遂群然推目曰：『此著作手也。』次則借資於當路，流傳唱和，互相標榜，亦可要名於一時。迨沒身而後，交遊盡而聲譽銷，向所撰述，如螢光燭火，隱見叢殘。蝨蝕之餘，幾何其不湮滅也？故曰『傳世難』。

應該是有感而發。此類序文還有《沈一齋集序》，此文亦借題而大發議論，嘲諷世間作者無不以傳人自詡，但傳世又何其難也，其實，大多不過自欺欺人欺世：『世之操觚家，孰不以傳人自命哉？顧其人本無可傳之實，不過剽勦陳言，博一時虛譽。迨身沒而名隨湮，固無足道。或人與文可並傳矣，而後人不克荷家聲，承先業，視祖父手澤，漠然如雲煙過眼，任其散軼而不知哀輯，以永其傳，徒使有識者，緬想流風，付之太息，良可傷已！』這類序跋豈能以一般敷衍應酬之作目之！

跋文不多，多爲讀書雜記，往往縷析學術淵源，考訂史實真僞，其學術價值大於文學價值。如《跋唐明皇孝經註石刻》，簡述經學史上古、今文《孝經》的紛爭及唐明皇合諸家之說而注今文《孝經》的經過，以寓目之《孝經》石刻拓本與危素集對此記載對勘，比較異同，並稱『天寶以來，千有餘年，碑石之在長安者，未必完好，而今拓本無纖毫殘損，其爲數百年前舊榻無疑』，可補學術史之闕。

墓誌多爲寫人記事之作，其中當然有一些是難辭托請的墓誌或代筆祭文，如《皇清誥封一品太夫人

于母張太君墓誌》、《代祭徐母金太夫人文》，這些雖然是應酬之作，但也並非虛應故事，敷衍塞責。墓誌一般均能平實有內容，祭文則力求典雅而溫厚。當然，成就談不上。

另一類墓誌其墓主或是親人，或者好友，這些哀挽憑弔的文字，大都寫得很質樸而飽含情感，《亡壻李暘谷墓誌銘》哀悼英年早逝的愛婿李暘，述其居家孝弟，御下惠慈，誼篤姻親，信孚朋友，勤學問，礪廉隅，不沾沾自足，而以遠大爲期，然而卻旬日之間，父子相繼殞歿的不幸。其寫外孫女求其爲先父撰寫墓誌一段，沉痛至極：『外孫女以書告哀曰：「先父一生品行，著在家庭內外。營營母女，無力表章。欲求外祖，賜墓誌一篇，但恐老人臨文又增傷悼，奈何？」余覽之，不禁老淚重揮，一再執筆，不忍爲又不忍不爲也。』《族姪而言思孝廉哀辭》哀悼從兄嗣韓長子克忠，記敘與其父子交往之往事，及克忠孝親撫弟，不拘於章句，留心經濟，不惑異教，不邇聲色的德才，將對彼蒼之失公的哀歎深寓於婉曲的敘述之中。《先室陸孺人行略》哀悼亡妻，以委婉深情、悲愴淒惻的筆調，概述了亡妻陸氏一生經歷，通過日常具體的事例和細節，寫陸氏克勤克儉、辛苦持家、尊老愛幼、深明大義、克盡婦道的品德與風範，讀來感人至深。『計其生平，九齡爲無母之女，二十二爲無姑之婦，爲黔婁妻三十有三年，曾未獲享一日之安。中間營兩喪，娶兩媳，支持門戶，整理田廬，畢耗其心神而繼之以死。此五十老鰥所爲憑棺摧痛，百端交集，不知涕泗之橫流也』，令人不忍卒讀。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都督僉事廣東駐防參領白公神道碑》、《誥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曾公墓誌銘》、《太學生候贈承德郎御六徐公墓表》、《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總督雲南貴州兩省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五級謚恪勤郭公神道碑銘》、《皇清誥授中憲大夫原任大理寺丞仍

正四品服俸致仕栗巖顧公墓誌銘》等墓誌，則是另一風格，多爲詳細記載墓主的生平功績，或造福地方，或立功疆塞，或革除弊政，或振起士風，均可謂功業彪炳、勤政廉潔愛民的循吏。其敘事平易質樸，紆徐婉備，也非一般諛墓之文可比。《勅授承德郎原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晚研楊先生墓誌》一篇更有特色，專敘揚中訥在經學上「蘊蓄包涵，宏深粹密」的造詣，其主要篇幅爲介紹晚研的學術成就，大段轉述其《易》學與《春秋》學的基本思想。查慎行自己對《易》學有精深研究，有專著傳世，其《易》學思想，無疑與楊晚研相關，以致查慎行稱晚研學說，「至今罔斁」。

《敬業堂文集》中雜記一類文章不多，但不少精品。這類文章或寫景，或狀物，或議論，均能別開生面。《吏部廳藤花賦》別出機杼，解題發揮。紫藤雖緣木善附，但「其爲木，則非叢非苞，非灌非喬」，「其爲色，則在皓非白，在朱非赤」，實無大用，故「薪樵不加采，斧斤不能傷」，僅得「邀歡於顧惜」。較之松柏、若木、孤桐，雖有斧斤之厄，卻能得「致用」之「成功」。文章以賦體的慣用寫法，先細緻生動地鋪排紫藤的環境、時令、氣候、形狀、特徵，但結尾徒然轉入松柏，揭示主旨，意味深長。《種草花說》作於辭官之後，借花草表達自己的人生態度，所謂「客徒知嘉樹之蔭吾身，而不知小草之悅吾魂也；徒知甘果之可吾口，而不知繁卉之飫吾目也」！《臚軒記》藉解釋「臚軒」之義，從物性談到人性，反映的是初白翁衰年老病的境況。

《敬業堂文集》中有一組十一篇《易》學專論，集中體現了查慎行的《易》學思想。慎行對《周易》尤有精深研究，自稱「童而讀《易》，白首而未得其解」，自幼至老，孜孜不倦，「始而玩《卦辭》、《爻辭》，繼而玩《彖傳》、《象辭》，務于聖人之辭，字字求著落」，其解經，「參以諸儒之說，不敢